



被挤爆的高中，扩容200万个学位



近几年，广东某公立高中高三学生詹梦有个明显感受：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多了。

愈发拥挤的食堂是这一感受具象化的体现。詹梦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，刚入学时，每天上午放学后，自己还能学半小时，再不紧不慢地去食堂吃饭。现在临近下课时，许多同学已开始盯着手表准备“冲刺”。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总是满员的篮球场、一座难求的自习室。詹梦所在班级人数为39人，而该校高一年级班额均在50人左右。

詹梦所描述的情景，与近年来多地普高扩容有关。今年3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，“十五五”时期普通高中要扩大供给，新建、改扩建1000所普通高中，增加学位200万个以上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1074.9万人，继2024年后，再次突破千万大关。

“不分批就餐就坐不下”

“近几年中考人数直线上升，高中生数量在不断增加。”上海市某重点中学高中教师栾喆感慨。

山东潍坊某公立高中教师刘柏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为缓解全市学位压力，去年9月学校招收了1000名学生，每班45人。2023年起，学校开始实行逐年扩招。2022年9月，学校仅招收600个学生，每班30人。

“三年前，全区已在统筹规划普高扩容的事。”浙江某公立高中副校长张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该区的普高扩容采用分批形式。全区目前有8所普高，去年起，有4所普高率先采取了增加招生的方式扩容，每所学校扩容人数在50—80人。今年9月，另外4所普高也会加入扩容的行列。张丹所在学校属于后者。

相应地，校舍也在进行改造。刘柏介绍，学校目前有五栋宿舍楼，原来每个宿舍都是四人间，2023年扩招后，部分宿舍改为了六人间，同时将教师公寓改为学生宿舍。目前，学校已提交申请，计划明年再建一座宿舍楼。

“我们学校的宿舍楼在扩招前会空一两层，现在只剩两三个空房间。食堂也是类似情况，学校的食堂只有130多个座位，但现在一个年级就有150个学生，不分批就餐就坐不下。”

栾喆说，为保证上课教学，学校将部分实验室、会议室改造成了教室。

建设新高中也成为各地缓解学位压力的常用方式。张丹表示，目前全区正在筹建一所新普高，按照48个教学班的规模建设，计划从2027年9月开始招生。“目前全区的普高班额基本可以控制在45人以内，未来主要依靠新学校承载新增的生源。”

通常，一个地方向学校下达普高扩容任务时，会对全域所有普高的情况统筹考虑。浙江某公立高中党委副书记章亦君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普高扩容前，相关部门进行过多次调研。她所在的高中地处市中心，校园面积较小，学校操场需要与隔壁小学共用，硬件方面继续扩容可能性小。综合考虑下，市里其他几所普高承担了主要扩容任务。

多位受访者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其所在地区普高的扩容幅度与学校层次有关。福建泉州某重点高中语文教师杨圣羽表示，其所在学校为当地一级达标校（即当地普高达标评估体系中的最高等级学校），每年招生名额相对稳定，扩招幅度小。扩容幅度较大的学校主要为当地二级达标校和三级达标校。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，一级达标校提供优质教育资源、保证当地升学率，日益增长的普高学位需求则主要由二级达标校、三级达标校承担。

据杨圣羽了解，扩容实践过程中，二级达标校、三级达标校基本不会面临硬件方面的困难。“一方面是有政府扶持，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在没扩招之前，就面临招不到生源的情况，本身有闲置的硬件设施。”

除上述扩容形式外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一些产业形式发生变化的地区原本布局的职业教育资源效用已不高，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将中职学校转化为普高资源。对于短时间学位需求大的地区，则可能借用公共场所进行普高办学。

“普高扩容有两个原因，一方面是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，我国人口出生率提升，导致当前高中学位人数越来越多；另一方面，以往普职比基本保持在5:5，现在这一比例发生了变化。”张丹分析称。

探索“潮汐学校”

2025年11月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接受采访时指出，国内初中阶段预计2026年达峰，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峰，高等教育将在2032年达峰。普高扩容背景下，师资缺口应如何填补？人口峰值过后，多出的校舍、师资等如何安置？

张丹表示，当地新普高建成后招聘一批新教师，也会从现有学校抽取部分骨干师资。“为应对‘渡峰’困难，市里的办法是统筹学段，如初中教师可考取高中教师资格证，到高中任教。‘过峰’后，富余任课教师大概率需要分流，从事行政岗等其他岗位。”刘柏说，当前潍坊市鼓励集团化办学，“过峰”后，集团校内的部分薄弱校面临合并的可能。

实行小班化教学也是一个常见思路。张丹表示，2029年后，学校可能会先将班级人数从45人恢复至40人，再逐步减少至35人。“通过小班化教学的形式，高中学段人数下降基本不会给教师队伍就业带来冲击，同时能给予学生更个性化的辅导。”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区域教育研究所所长安雪慧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高中学段人口达峰后，闲置校舍可转化为综合教育基地。“去年，我们在山东潍坊调研时，了解到全市有统一的科学教育实践基地，就是利用闲置校舍建成。”此外，校园闲置用地还可用于社区教育、成人教育。薛二勇提到，校舍还可为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提供场地，因此新建校舍在选址、建造之初，就需要考虑未来转型的可能。

栾喆则指出，当前部分高校住宿条件有限。这种情况下，若普高在学段人口达峰后空出了闲置校舍，可考虑与附近高校进行资源共享。“食堂也是同理，若普高在‘渡峰’阶段建了大食堂，学段人口回落，可参考大学食堂的运行模式，向社会公众开放。”

面对人口的变化，杭州市萧山区正探索建设“潮汐学校”，也就是说，将初中或九年一贯制学校等规划地块按高中标准建设，初中学位高峰时保障初中入学需求，高峰过后转换为高中学位使用，实现教育资源高效利用、动态平衡配置的学位保障模式。

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

蒋纪锋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学龄人口呈现排浪式增长，萧山区考虑到财政资金压力，也为避免新建学校的闲置和浪费，提出了潮汐机制的设想。

“我们目前规划建设4个潮汐学校，4个地块已全部落实。”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最早启动的潮汐学校已于今年3月开工，4个潮汐学校全部建成后预计可增加225个班，约8100个学位。师资方面，萧山区通过打造“潮汐教师池”，按高中标准招聘储备教师，建立跨学段教师资格审核、能力测试机制。

据薛二勇观察，当前各地普高扩容工作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现象，一个是冒进，另一个是不进。所谓“冒进”是不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贸然决定新增高中学位，导致扩容后资源不能得到很好利用；“不进”则是对人口、资源把握不足，面对扩容需求时主动应对不够，形成供给差异。

2024年，一篇发表于《教育研究》的论文提到，要建立普通高中学位需求预测长效机制，通过对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和在校生人数的变化进行动态预测，测算普通高中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缺口，对教育资源配置风险的等级进行动态评估和预警。

普职比是关键变量

面对普高扩容，学生和家长最关注的问题是：中考竞争的压力是否会变小？

湖北家长顾遥的儿子去年刚参加完中考。顾遥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得益于普高扩容政策，儿子“踩线”考上了当地一所重点高中。但她感受到重点高中分数线附近的学生竞争依旧激烈。

“普高扩容为更多处在普高线附近的学生提供了就读机会，但由于一级达标校整体扩容幅度不大，考上好学校的难度依旧不减。”杨圣羽表示，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学生和家家长将目光从“考上普高”转向“考上好普高”。

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善槐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，想要减少中考竞争压力，在扩容的同时，还需要实现普高资源均衡化分布。一个区域内的普高发展格局是长期积累的结果，若想改变需要统筹推进改革。

前述发表于《教育研究》的论文提到，学龄人口是影响普通高中学位需求的基础变量，普职比则是制约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的关键变量。张丹表示，当前他所在的区普职比为6:4，2026年9月要求达到7.5:2.5。据其了解，附近某县域的普职比已达到8:2。3月28日，北京市教委发布最新中招政策，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在9.5万人左右，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3.3万人左右，比例为2.9:1。

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，普高扩容后，未来趋势是“愿读尽读”，将被分流转变为主动分流。他同时强调因材施教的重要性。“普高扩容缓解了教育焦虑，但我们仍需思考，是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上普高。”